

对社会学的社会学探索

邓 伟 志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的。任何一门学科都要与人类社会发生关系。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尤其是如此。社会学既有一个与全社会发生双向关系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学界内部的社会关系问题。现在，中国的社会学界已经对社会学与兄弟学科的社会关系作了研究，如法学社会学、文艺社会学、医学社会学等，但是对社会学自身的社会问题，尚未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学的社会功能，我建议在社会学界能有一部分同志从事社会学的社会学研究。这里我先就此提几个问题。

一、对社会学的社会地位的社会学预测

自然科学有自己的基础学科，社会科学也应当有自己的基础学科。数、理、化、天、地、生，被公认为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是哪些呢？我赞成文、史、哲、经、法、社（社会学）六大学科是社会科学基础学科（或称基本学科）的主张。

社会学之所以能与文、史、哲、经等并驾齐驱，成为基础学科，至少有三点理由：一是从社会功能看，社会学的社会覆盖面最大。法律管不到的，社会学能够管到。二是从科学地位看，社会学对其它学科的渗透力最大。不仅能渗透到社会科学的众多学科之中，而且能渗透到相当多的自然科学之中。三是从教育实践看，许多国家的高等学校，不分文理，都开设了社会学课程。有的国家，中学也讲社会学常识。在我国，不称社会学的社会学常识，或者算不上社会学的社会学常识也在讲。因此，社会学是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命题，应当是能成立的。

同是基础学科，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命运是不同的。回顾一下近十年社会科学的历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1978年哲学界开展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改变了所谓“哲学贫困”的面貌。在批评了“两个凡是”之后，经济学在哲学的推动下，开展了生产目的的讨论，一反三十年来的传统观念，一下子提出了几十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哲学不象过去那么贫困了，经济学开始繁荣了，下一步应当是哪一门学科充当带头学科呢？我在作了一番比较研究后，愿意武断地说一句：社会学的黄金时代，即将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

一门学科的兴衰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取决于学科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取决于学科的发育能力。

所谓学科的生态环境，首先是社会需求。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对社会学的需求量是巨大的。经济体制改革给社会学提出了许多新课题。

如权力下放，就是责、权、利的重新分配，这必然要引起人际关系的变动和调整。怎样把

原来有序的权力关系变为无序，并进而变为新的有序？

再比如，发展商品经济问题。要发展商品经济，就会有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观念。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还会有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可是，现在有同志发出警告说：商品经济浸入了政治生活、家庭生活。商品经济与社会生活是什么关系呢？可以把它们割裂开来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亟待作出社会学的回答。

再比如，对外开放，这就把中国人的社会化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可是，有一种认识认为，对外开放有利于科技、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甚至认为国外的社会学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这种观点，对吗？试问：我们面向世界，只是向钱看吗？外国只有物质文明而无精神文明吗？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截然分开的作法，置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于何地呢？按理说，今后对外开放的门还要开得更大些。而有的同志对此却表示异议，担心所谓“全盘西化”。“全盘西化”是应该反对的。问题是：中国面临着“全盘西化”的危险吗？拥有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谁能化得了？！就是出了一些洋奴，那也不等于中国全盘西化。上海国际饭店上挂日本广告，去年底有人发表意见，认为这是全盘西化倾向。那么，美国把五星红旗带上宇宙飞船，这是不是说明美国在全盘“东”化呢？美国选了些华裔当市长、警察局长，是不是说明美国已全盘“华”化了呢？对中外之间的这种社会关系，似乎也应当作出社会学的回答。

诸如此类的课题很多，不胜枚举。新课题会出新理论。

第二个促使社会学黄金时代到来的生态环境，是中国的社会改革已经提到议事日程。经济改革需要社会改革相配套。没有社会改革，经济改革难以顺利进行，难以深入下去。因此，我们把由经济改革所带出的全面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社会改革需要社会学的理论支撑；社会改革对社会学提出更高的要求；社会改革将逼着社会学前进；社会改革是社会学前进的巨大推动力。对此，我们社会学工作者应有足够的精神准备、足够的理论准备。从现在起就把改革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改革的社会工程，研究改革的社会关系，研究改革的社会心理。改革是社会运动的大转弯，里头有非同寻常的规律。社会学界一旦把注意力转向改革，“改革社会学”一旦形成，社会学的兴旺和繁荣就在眼前。

第三个促使社会学黄金时代到来的生态环境是党、政、军、民、学各行各业都开始对社会学发生兴趣。各级各类干部在争订社会学书报，在收听社会学讲座，有数万人进入社会学函授大学，从个体户到省长、军长、中央委员都有人成了社会学函授大学的学员。他们都在尝试运用社会学理论解决社会问题，处理社会工作。社会学的普及是社会学兴旺发达的标志，也是社会学理论提高的基石。

通过对社会学生态环境上述三个方面的动态分析，可以预见到社会学将具备大发展的客观条件。但是社会学究竟能否发展得起来，还要看社会学界这个小社会的结构、组织和管理。

二、把社会学界的社会结构搞好的关键是要先有一个科学的学科体系框架

社会学界这个小社会的结构，所包括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有个老中青研究力量的搭配问题，有个科研结构的地区布局问题。这些都是社会学的社会学应该研究的。不过，决定社

社会学界社会结构的主要因素，不是年龄因素，不是地区因素，而是理论因素。来源于社会实践的社会学理论框架，是决定社会学界社会结构及学科体系的框架。社会学界的力量应按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来搭配。

社会学是一门庞杂的学科。有位社会学家说：“社会学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还有一位社会学家说：“在任何一门现成的学科后头，都可以加上‘社会学’三个字，从而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这些话，虽然不是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的，但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复杂性是由社会学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社会现象的千头万绪决定了社会学的千姿百态。

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复杂性是由知识整合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与人家交叉、被人家交叉最多的社会科学是社会学。有位理论家认为，社会学是科学群。有位社会学家甚至主张恢复社会学为“群学”的提法。这里的“群”字形象地说明了社会学分类之复杂。

但是，社会学决不是漫无边际、杂乱无章的，不能“拣到篮里就是菜”。社会学理论体系应当是有序的。

国际社会学协会（ISA）下头成立了三十八个社会学分科研究委员会。美国社会学协会（ASA）也搞了几十个分科。学会的分科不等于科学的分类。社会学的分支远比他们所列出来的要多得多。

近几年，我阅读了一些有关社会学分科的辞书、专著，将已有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加以归纳，试图提出一个社会学学科体系的框架，供社会学学者讨论。

第一，从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看，可分为：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大类。在理论社会学中，又可分为：社会学学史（或称“社会学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概念社会学；分为社会学逻辑与方法论、比较社会学、统计社会学、社会指标学、社会调查学，等等。至于应用社会学那就更多了。在下面提到的七、八十门学科中，大部分是应用社会学，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二，从社会学的视野看，可分为：宏观社会学、微观社会学两大类，在宏观社会学中又可分为：国际关系社会学、社会分层学、社会管理学、社会控制学、社区学、团体动力学、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社会福利学、社会工作学、社会生态学、社会病理学、人口学等等。微观社会学一般指对社会细胞的研究，如家庭学、住宅社会学等。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其实还有中观社会学，如移民社会学、灾害社会学等。

第三，从社会的不同侧面看，社会主要由工、农、商、学、兵构成，以其中一个侧面作为研究对象的就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如职业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军事社会学、工业社会学、农业社会学、商业社会学、文化社会学、艺术社会学、教育社会学、传播社会学、舆论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等等。当然，在每一门下头又可再细分成若干学科，如在文艺社会学下可有音乐社会学、美术社会学，等等。

第四，从社会的运动看，社会学可分为：社会演化学、历史社会学、未来学等。未来学又可分近未来学、远未来学。

第五，从人的行为活动看，社会学又可分为：社会心理学、语言社会学、社会行为学、劳动社会学、工作社会学、闲暇社会学、旅游社会学、性学、异常行为学、错误学、犯罪学、习性学，等等。

第六，从人的自然属性看，社会学可分为：性别学、妇女学、老年学、中年学、青年学、幼儿学、精神病社会学、生物社会学，等等。

第七，从社会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看，社会学又可分为：法学社会学、史学社会学、医学社会学、数理社会学、微分社会学，以及社会学的社会学、百科全书社会学，等等。有科学就有反科学、伪科学。有把伪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这就是“伪科学社会学”。

上述七个划分标志，大部分是从研究对象着眼的，应当说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有重叠、交叉。这就是“理还乱”的缘由，但是，理与不理毕竟不同。

我希望同道们能就社会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展开讨论。有一个科学的框架，社会学界的力量才有合理布局的依据，才有检查结构是否匀称的依据，才能多兵种协同作战，攻克科学堡垒。

三、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管理问题

社会学的研究是以全社会为实验室。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应当有社会学家的足迹。有朝一日建成了太空城市，太空社会学研究所必然将屹立于太空城市的中心，成为“太空市长”的思想库。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广袤性与研究队伍的有限性是矛盾的。按理说，每万人中有一位社会学工作者，并不算多。这就象每百人就应该有一名医生一样。可是，我们一时做不到这一点。在本世纪末怕也培养不出数以万计的社会学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当把有限的人力组织起来，搞社会化大生产。

所谓社会化大生产，是要建立一个立体网络，在社会学的各分支之间，在社会学与兄弟学科之间，在教学与科研之间，在普及与提高之间，在权力机构与智力机构之间，都要实现网络化。要把每个人的研究都纳入有计划的网络之中，要有个分工。这里不排斥个人研究，不排斥竞争，问题是要使每个人都成为一盘棋中的棋子，使它活起来。社会学家要走向社会，不搞封闭式研究。

所谓社会化大生产，是要以大理论为研究目标。社会学研究在注重联系社会实际的同时，也应当考虑从过多研究社会问题的规范中走出去。有些国家正在为他们社会学理论薄弱而叹息，大喊“社会学危机”。我们应引以为训。没有高层次的理论，或者只有中间层次的理论，想解决社会问题是困难的，站不高，看不远。现在我们在对许多社会问题的分析上，所运用的社会学理论是支离破碎的，自相矛盾的。要在社会学理论上有所建树，要提出新理论，创造大理论，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学的不同学说、不同流派，让不同学说相得益彰，互补、共振。

1986年1月23日于沈阳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责任编辑：张宛丽